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

## 第十一回 眾小將比武顯奇能 薛丁山藝壓武科場

薛丁山一離開水簾洞，就要到鎖陽前去救他父親，被老程攔住了：「你一個人去有什麼用？蘇寶童手下有三川六國的人馬，帶甲百萬，戰將千員，一個人是無濟於事的。孩子，你有這個心先攔幾夫，跟著爺爺趕奔京城。見著殿下，要求他發兵派將，那時候我們有了人馬，才可以破得敵兵。要光是你我二人，是不行啊。你老師教訓你，我在旁邊可聽著哩，不准你驕傲自大、目空一切，你剛到山下，就要犯病，現在我就回去告訴你老師。」程咬金這一頓訓斥，薛丁山老實了，「爺爺，那麼說咱一齊進京？」，「愛，結伴而行。」書說簡短。爺兒兩個一邊往回走著，程咬金就把朝裡朝外的事情向薛丁山介紹，這樣薛丁山也長了不少的知識。離京城不遠了，前頭閃出雙陽岔道。跟附近的人一打聽，這條路趕奔山西絳州龍門縣，那條路通往京城長安。薛丁山把馬一帶：「爺爺，我想跟您請個假。」，「什麼事？」，「我太想我娘了，離別多年，我們一家人未得見面，我打算回原籍去一趟，見見我母親，讓她老人家也好放心，然後我再上京城找您。」，「也行。丁山哪，咱爺倆初次共事，你是個孩子，我不得不囑咐你，你去得多少天，耽誤時間長了可不行。」，「我跟我母親見個面，至多在家裡三天，我就起身。」，「這樣吧，丁山你記住啊，十五，千萬別忘記這個日子了，無論如何你得趕到京城，我在那等你。如果過了十五你不來，往後不用叫我爺爺，咱倆誰也不認識誰，你看怎麼樣？」薛丁山掐著手指頭一算：「行，十五我必然趕到。」，「到我府裡去找我，我聽你的信兒。」程咬金千叮嚀萬囑托，這才跟蹤了山告辭。按下丁山回龍門縣見母親不提。

單說程咬金，又走了兩天，這才口到京城。老頭子回到府裡，一家人又驚又喜，裴氏夫人把他接進內宅，程咬金口打咳聲，把兩軍陣前的事講說一遍，最後告訴夫人：「我告訴你的事，你可不能往外聲張，這要一說出去，人心浮動，就不好辦呢。」，「這我知道。」

老程問了問京裡的事。一宿無話，次日天光見亮，程咬金更換朝服，帶著唐王的旨意，趕奔八寶金殿。文武大臣一看魯國公還朝了，全都圍了過來，問這問那。程咬金含糊其辭，跟大伙見禮。時間不大，金鼓齊鳴，幼主李治，登坐九龍口。殿頭官上前啟奏：「魯國公由前敵還朝，要見殿下。」，「魯國公回來了，快宣他上朝。」時間不大，老程懷抱聖旨，腆著肚子，來到八寶金殿，給幼主李治見了禮。李治拿程咬金當老前輩，欠身離座，跟程咬金見禮，又吩咐一聲擺下繡龍墩，讓老程落座。程咬金也不客氣，往旁邊穩穩當當一坐。

李治迫不及待地問道：「老世伯，但不知兩軍陣前戰況如何？萬歲現在怎樣？」，「殿下，一言難盡哪！」老程把兵困鎖陽、回朝求救的事說了一遍。「現有聖旨在此，請殿下過目。」說話間他從懷中掏出了聖旨。

李治趕緊欠身離座，跪接聖旨。他把旨意看過，又讓魏徵、徐策等看過，然後就問老程：「依老國公之見，應該怎麼辦呢？對老程欠身道：」殿下，這事還用問嗎？現在主要是沒人，沒有糧草，要選拔個二路元帥，帶領精兵，押運糧草，裡應外合，大破蘇寶童。除此之外，別無良策。「，」老國公，大軍、糧草好辦，元帥選誰來乾？能掛帥的都跟皇上去了，朝中無人哪！「，」殿下，話不能這麼說，這麼大的國家怎能說無人？據臣所知，各家公侯的後代俱已長大，這裡邊大有人才。除此之外，凡是官員之後，都可報名應選，還愁沒有元帥嗎？「李治點頭，跟徐策、魏徵等人商議，決定三天以後在御校場上比武奪二路元帥。無論是名門之後，還是庶民百姓，只要武藝出眾，都可下場比試。

因為三天以後才開場考試，所以老程就利用這個機會到各府去看了看。遇到戰場發生變故的，他就沒敢實說，只說他們在前線很好，還要自己給他們帶點東西等等，家屬們也都放了心。老程重點走訪了老羅家和老秦家，見了羅章、秦英，給他們鼓足了氣，要他們下場奪印。眾小將也信心百倍，躍躍欲試。他一回到自己府裡，小磕巴嘴程千宗就把他拉住了：「爺爺，我聽說要選、選拔二路帥，您看我行、行嗎？」，「你有什麼本事，敢去奪帥印？」，「爺爺，我可、可比以前強多了。」，「是嗎？你練幾趟斧子我看看。」程千宗練了一趟斧子，可把老程樂壞了：「哈哈，行，會的不少。」老程又考了兵書戰策，程千宗對答如流。老程把大拇指一伸：「行，想不到我這孫子還真有出息，我們老程家後繼有人了。到時候你下場，不夠元帥也夠先鋒。」程千宗高興得一蹦多高。

轉眼兩天過去了。老程進宮，去見殿下李治，正好徐策、魏徵都在。李治讓程咬金坐下，討論明天御校場奪武狀元二路元帥這件事。問老程心裡有底沒有？什麼人可能把二路元帥印奪去？程咬金晃著腦袋：「殿下，我這三天可沒閒著，走訪了各府，見著國公的少爺，他們都準備下場。不過據我看來，這些人只夠將官，不夠元帥。」李治急了：「行軍打仗沒有元帥怎麼行呢？」，「殿下別急，我早就算過卦了。為啥放在十五？因為明天是黃道日，必有高人出頭，這高人就是二路元帥。」，「世伯您還會算卦？」，「怎麼不會？幾十年前我就會，我三哥那本事還是跟我學的呢！我把本事教給他以後，就不乾啦，現在是急需，我才算了一卦。」

徐策在旁邊一聽，鼻子都給氣歪了，心說我這叔叔可真能吹呀，可當著殿下李治也不能揭他的底，就假裝沒聽見。

程咬金這一吹可把李治給蒙住了，「這麼說世伯你是真會呀？」

「會，我算卦算得還精，還細。」，「那麼您算算，明天來的這個人能有多大年紀？」

「多大呀，我都算好了，不超過十八歲。」

「哟，挺年輕啊。這個人什麼模樣能算出來嗎？」

「能。要不咱這卦占一絕呀。這個人身高八尺左右，細腰麥背，雙肩抱攏，扇子面的身材，面白如玉，白中透粉，粉中透白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黑眼珠多，白跟珠少，小臉蛋兒長得，那個鼻子那個眼，那個眉毛那個臉，那個五官，哎呀都絕了，咱這麼說吧，好比哪吒三太子降臨人間。另外為臣我也算準了，此人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。要講武的，胯下馬掌中槍，所向無敵；要講文的，滿腹韜略，沒有他不懂的。擺兵佈陣，樣樣精通。總而言之句話，這位就夠二路元帥資格。」李治第一次和程咬金打交道，他被老程白話住了，還信以為實，真情不疑，一夜都沒睡好覺。

次日天亮，李治用罷早膳，起駕趕奔御校場。文武百官八大朝臣九卿四相十三科道，在京的官員全都奉陪。經過幾天的收拾，御校場裡面貌一新，軍旗彩旗龍鳳旗，順風飄揚，大殿上高掛宮燈。李治升座以後，程咬金、徐策、魏徵等人座，其他人兩旁站立相陪。一千名羽林軍，頭戴花帽，身披錦服，持槍荷刀，在兩旁守衛。李治往校場中一看，準備的兵刃架子、箭靶、梅花圈、戰馬、石鎖，應用之物應有盡有。李治看罷多時，就問程咬金：「世伯，你看這個比試怎麼比法？我是個外行，你是大主考，你就做主吧。」

「多謝殿下。這個事沒什麼難的，在我一生之中光這種事經歷過幾十次了，您就放心吧。」他走下主考台，上了卷毛獸大肚子脰脰紅，後面帶著二百名親兵衛隊，先圍著御校場轉了三圈，把嗓子扯開了：「呔，各位聽真，今天應徵下場者，我看有幾百人之多呀，太好了。方才我轉了三圈看了一下，都是名門之後，將門的後代，很好。你們的父輩、先人，都是英雄好漢，為國家出力報效多年，屢立戰功。你們現在也長大了，學會文武藝，貨賣帝王家，應該給國家出力報效，國家也不屈你們的材料，奉旨開了這個御校科場，但是你們可要聽明白了，下場有幾條規定，第一，不管什麼人，什麼出身，得到殿上標名掛號，經大主考和殿下同意之後，才能下場，如果違背，輕者攆出考場，重者要你的腦袋。第二，在比試當中，最好能治一服不治一死，你們聽著，這是關上門我們自己人比武，這可不是戰場上敵我爭殺。在梅花圈裡邊一時失手，把對方給傷了，乃至要了命，是無意之中發生的，算他倒霉，死傷的一方不准告狀打官司，就怪你經師不到學藝不高，別怨天，也別恨地。假如到了梅花圈外頭，就算失敗了，勝者不准追

趕。如果追到梅花圈外，再把對方給傷了，這是有意傷人，蓄意報復，論罪當斬。你們可要記住。不管什麼人要想官報私仇，我可嚴懲不貸。什麼樣的狗武狀元、二路元帥，得經過殿下、大主考等眾人研究，才能決定。總而言之，你能藝壓武科場，沒人是你的對手，經過面試，你還有滿腹的韜略，大概你就是二路元帥了。違背者，隨時可以取消你的報考資格。大家都聽見沒有？」，「都聽清楚了。」

程咬金一撥馬回到彩山殿，用鐙下馬歸座。殿下李治非常高興。程咬金把紅旗一晃，比武開始。一開始沒人下場，都愣住了，都想看看對方究竟實力如何，在旁邊瞅瞅，做到心中有數，有道是出頭的椽子先爛，所以沒人答應。程咬金連晃了三次紅旗，最後終於有人答話了：「某家願意下場。」，「嘩嘩嘩」，一匹馬來到彩山殿下。這個人用鐙離鞍跳下坐騎，正盔抖甲，趕奔殿上，參見大主考程咬金施禮。老程一看，鼻子險些沒氣歪了。來者是誰呀？正是他孫子小磕巴嘴程千宗。程咬金心裡說話：這孩子狗肚子裝不了二兩酥油。你下什麼場，你在旁邊看看呀，這可好，你先來了。但是他當著這麼多人，又不好說別的。老程把眼珠了一瞪：「下面何人？」

「爺爺，連我您都不認、認識？」

「什麼爺爺，這是御考場，先公而後私，懂嗎？得說官話，問你什麼你得說什麼。」

「啊，還有這、這麼多文章哩。在下乃程咬金之孫、程鐵牛之子，程千宗是也。」

「嗯。你願意下場」

「正是。」

「好，給他寫上。」旁邊有執筆的師爺，手裡拿著大提門，刷刷點點，把程千宗的名字寫上，把報條貼到外面。

程千宗從彩山殿下來，飛身上馬，手提宣花斧，一馬蹀翻，進了梅花圈、先要練練他的箭術。頭前的軍兵把箭靶擺好了，正好是一百步。程千宗練著練著，突然把大斧子一橫，欸，橫擔鐵過梁，一擰朱紅，回過頭去啪啪啪，連射三箭，俱是箭中紅心。兩旁邊擡鼓吶喊：「射中了，三箭三中啊。」紅旗晃了晃。

程咬金點了點頭：「美，我們老程家後繼有人哪！看我孫子，可以說有百步穿楊的本領。」

然後程千宗又練練大斧子，八八六十四路。再看這把斧子，光華繚繞，冷氣逼人。「好啊，練得好。」兩旁人擂鼓助威，齊聲喝采。程咬金樂得眼睛都眯成一條線了。「行，這孩子可真有兩下子。」程千宗練完了，收住坐騎，氣不長出，面不更色，衝著校場的周圍就喊開了：「呀呀呔，眾、眾位，有、有認識我的，有不、不認識我的，現在我、我報個名啊，我爺爺就是殿上坐那肚子大的魯國公程咬金，我爹隨皇上西征，就是左將軍程、程鐵牛，我是他的不孝、孝之子，人送外號小磕、磕巴嘴，叫程、程千宗。您看看我那箭法、斧子能有多好，乾脆誰也不用再下場，這元帥印就給我得了，咱也好早日領兵，趕奔鎖、鎖陽關前去救、救駕，沒人下、下場了吧？是不是沒人？沒人元帥就是我的了。」

嗚，他來個穩拿。聲音還沒有落地，就聽旁邊有人喊了一聲：「呔，程千宗，休要猖狂，莫要撒野，某家跟你大戰三百合，你等著我吧。」有匹白龍馬趕奔彩山殿。有一員小將戳刀控馬，前來標名掛號。程咬金一看，認得，正是馬三保之孫名叫馬林，人送外號花刀將。程咬金嚇了一跳，老馬家的刀法馳名海內。這馬林長得虎頭虎腦，五短身材，車軸漢子，在這小一袋當中，沒有不稱贊他武藝高強的。馬林要跟孫子動手，可夠程千宗餓了，但人家來了，就得給標名掛號。程咬金囑咐了囑咐，花刀將馬林這才飛馬趕奔梅花圈，跟程千宗馬打對頭，馬林平端大刀，一笑「兄弟，哥哥陪你走一趟可以不？」

「呔，姓馬的，咱、咱哥倆不錯、錯呀，兩天前我還請你吃、吃飯呢，咱、咱哥倆用得著動手嗎？乾脆把這元、元帥印給我、就、就得了，你乾脆、脆回去吧。」

「嘿嘿，有道是功名富貴沒有讓人的，你別看你請我吃飯，我也請你吃過飯，那是私交，這是公事，今天我既然下了場了，你還能叫我退出去嗎？兄弟，你要聽我的勸告，你這兩下白給，乾脆你把二路元帥印讓給我得了，動手你也是白搭。」

「你放、放屁，馬林，你別看素日比、比武我不、不是你的對手，那是我讓、讓你哩。你是我哥哥，我能以小犯上嗎？你講話了，功名富貴，沒有讓人的，今兒個，非得分個高低不可。著斧子！」，「欸」，冷不丁一斧子力劈華山，直奔馬林的頂梁門。馬林橫擔鐵門門，用三停刀一架，「開！」，「啞啞啞啞」，把斧子顛起了多高。二馬一錯鐙，再看馬林，翻腕一刀，奔程千宗的後腦勺，程千宗趕緊使了個蘇秦背劍，一哈腰，把這一刀給躲過去了。二馬一打對頭，程千宗掄斧子便砍，兩個人又戰在一處。就這兩人，跟兩隻小老虎一樣，又好像初生的牛犢，二馬蹀翻，刀斧並舉，殺了個難解難分。羽林兵搖旗擂鼓，為二人助威。「咕嚕嚕嚕」，「殺呀，為小將軍使勁呀！」

幼主李治都看傻啦。他手扶龍書案，探身往梅花圈看著，心裡說：程咬金說得真不假，真是後繼有人哪！我還認為他們都年紀幼小不行，看來英雄出少年，這兩個人的武藝多精啊，好，每個都夠大將的資格。

書說簡短。也就在二十七八個回合，耳輪中就聽見「喀嚓」，程咬金嚇得一撲稜腦袋，他替他孫子擔心，鬧了半天仔細一看，馬林的頭盔被程千宗一斧子砍掉了。馬林臊了個大紅臉，一撥馬跳出梅花圈外：「兄弟，這回你算吹著啦，二路元帥讓給你了，我敗陣而去。」

程千宗樂了：「怎麼呀，我就、就說你不行嗎，老程家是、是好惹的嗎？我爺爺都當過皇、皇上，這元帥算、算什麼。」嗚，他更能吹了。「哪一位還下場？看見沒看、看見，馬林那、那麼大能耐都完了，你們還想比一比嗎？乾脆把二路、路帥交給我得了。」

言還未了，有人喊了一聲：「程千宗，休要大言欺人，你等著我的。」一匹馬快如閃電，趕奔彩山殿掛號。就見這小孩銀盔素甲白馬長槍，正是羅章。羅章來到彩山殿，行過禮之後，要求程咬金給標名掛號，老程命人把報條貼出去了。但是程咬金知道，羅章這孩子也是氣死小辣椒，不讓獨頭蒜，只有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因此替孫子捏著一把汗，就囑咐羅章：都是自己弟兄，能治一服，不治一死。羅章一笑：「老爺爺您放心，您宣佈那些紀律我全都記住了，如果違犯一定嚴懲。」，「那好。」老程這才放心。

羅章離開採山殿，上馬綽起大槍，來到梅花圈：「吁——兄弟，咱哥倆還比一比嗎？」

程千宗一看是羅章，腦瓜都嗡嗡直響，說實話，自己這能耐比羅章差得多得多呀。但是在這種場合，為功名富貴不能讓人。他把腦瓜一撲稜：「行啊，哥哥，來吧。咱們這一撥數你年歲大，我就敗在你手、手裡，不算栽跟頭，不過呢，咱們點、點到為止，著斧子。」說著說著冷不丁一斧子。

羅章橫槍往外招架，二人戰在一處。十六七個回合，小磕巴嘴就頂不住了，程千宗累得鼻窪鬢角熱汗直淌。「你、你真夠厲害的，得、得了，咱哥、哥倆誰跟誰呀，對不對，我就把這元、元帥讓給你了，我就當個先、先鋒官也行啊。」說到這，撥馬跳出梅花圈，敗回原隊。程咬金一看，不但不怪他，心裡挺高興。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孫子這樣做就對了，你那兩下白給呀，這就叫識時務者為俊傑。」

再說羅章，勝了程千宗，衝著四週一抱拳：「呔，各位。俺羅章願給國家出力報效，領兵帶隊到鎖陽關解圍，哪個不服請你下場。」羅章剛說到這，就見一馬蹀翻，來到梅花圈這兒。「吁——姓羅的，少要口出狂言，略等片刻，等我標名掛號之後，再與你分上下論高低。」此人飛馬來到彩山殿，下馬上台，標名掛號。程咬金一看誰呀，正是小英雄秦英。秦英來到殿上，標完名掛完號，這才來到梅花圈，跟羅章見面。羅章很不痛快，看著秦英：「兄弟，咱哥倆還伸手？」，「噯，這叫什麼話呀，你跟程千宗都說了，功名富貴不能讓人嘛，我因何不能下場？我說哥哥，把元帥印讓給我，你就退到一旁，我露臉就等於你露臉。」羅章一聽把臉沉下來了：「兄弟，這可不行。知道的說我讓你，不知道的說我叫你給嚇走了。別看咱們是至親，今天也得動手。」秦英點點頭：「好吧，看來說話是沒有用的，那你就動招吧。」

兩個人說著話互不相讓，當場動手。羅章使的是五鉤神飛亮銀槍，秦英使的是虎頭鑿金槍，他們兩家的槍法都基本一個路子，一動手五十多個回合沒分輸贏。兩位小英雄都著急了，往鹿皮套一伸手，都拽出熟銅鋼，槍裡夾鋼，又戰在一處。打來打去，一百個回合還沒分輸贏。兩人都急了，把鋼帶起來又使大槍，沒想到「喀稜」一聲，五鉤神飛亮銀槍的五把鉤子，把虎頭鑿金槍的鑿金鏢給掛住了。由於用力過猛，兩條槍攪在了一起。「你給我！」，「你給我！」兩個人就較上力氣了。羅章拽不過秦英，秦英也拽不過羅章。兩個人這一較勁，就見胯下的兩匹馬跟走馬燈相似，「嗒嗒嗒嗒」，「啼溜溜」，人跟人鬥，馬跟馬鬥。

殿下一看，不好，二虎相爭，必有一傷，現在到了生死關頭了，就跟他咬金說：「世伯，應當馬上傳話，讓他們罷戰，不必再打了。」，「哎，不必，殿下，你才經過多少，只有這樣才能分出誰是英雄，讓他們繼續往下比。」，「二虎相爭必有一傷啊！」，「傷也沒事，你往下瞧吧。」

李治、眾人正在著急，就聽御校場外一陣大亂，有人喊了一聲：「某家到了一一」緊跟著一匹戰馬越牆而過，從羽林軍的頭上躍進了御校場。御校場一陣大亂，彩山殿上眾人都看見了。老程一見眉開眼笑：「殿下，我這卦算得怎麼樣，這不是高人來了嗎？」

來人正是小將軍薛丁山。他自從與老程分手之後，回到家中，母子相見，抱頭痛哭。因為他惦念著老程的話，這才與母親說明，灑淚而別。到京城進魯國公府一問，老國公到御校場去了，可把薛丁山給急壞了。來到校場一看，大門已經關閉，圍著校場轉了一圈，聽裡邊鼓聲震天，喊聲動地，生怕比武結束。他轉到西北角一看，這裡有個土坡，他這才打馬越牆而過，來到御校場。

老程見丁山來到校場，便放開嗓子喊叫：「啣吠，小將軍，快到這邊來！」薛丁山來到彩山殿下，戳槍拴馬，分褌尾撩戰裙上了彩山殿，老程把他領到李治面前。殿下一看，嚨！這小將的穿著打扮、五官長相、言談舉止，與老程算的一般無二。殿下問道：「小將軍叫什麼名字？由哪裡來的？」薛丁山趕緊報名。當他說到是薛仁貴之子薛丁山時，眾人無不驚駭。李治也聽說過薛家的變故，這薛丁山怎麼又跳出來了呢？太子一問，丁山就把來龍去脈講說一遍，眾人這才明白。「小將軍，你怎麼知道今天要奪狀元呢？」薛丁山剛要開口，老程咳嗽了一聲，丁山一看，見老程搖頭擠眼，以為是催他快說，便往上叩頭說道：「殿下，是我在路上遇到了魯國公，魯國公要我無論如何十五日趕到京城。」李治一聽恍然大悟，他看了程咬金一眼，老程一笑：「殿下，算卦這玩意兒哪有真的，都是騙人哪！」惹得百官都笑了。老程說道：「殿下，有話以後再說，給丁山標名掛號，讓他下場比武要緊哪！」，「好。丁山，你下場去吧。」，「遵旨。」大報條掛出來了，眾人一看，心中明白。

薛丁山由彩山殿下來，綽槍上馬，像閃電一般就進了梅花園。薛丁山為了給他們兩家解圍，把掌中的大槍往空中一舉，奔他們兩個人的兵刃就砸下來了。薛丁山只使了五成勁，喊了一聲：「呔，二位英雄，果然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才，不要打了，我給你們解解圍。」，「啞啞啞」，大槍往下一砸，把羅章的五鉤神飛亮銀槍的鉤給震開了。本來羅章和秦英兩人都使出了平生的力氣，互相奪自己的傢伙，冷不丁的兵刃一開，兩個人一閃身，在馬上坐不住了，全從馬屁股後頭軋下去了。「咕咚」、「咕咚」，要不是仗著兩個人有本領，就摔壞了。兩匹無人的戰馬「哧溜溜」圍著梅花園轉圈。

秦英頭一個從地下爬起來了，活動活動筋骨，一哈腰從地下把大槍撿起來，「什麼人？」小伙子就有點翻臉。與此同時，羅章從地下也起來了，綽起大槍，定眼瞧看，看了看薛丁山，不認識。羅章火往上撞，臉都氣紅了：「呔，你是什麼人？我二人未分輸贏勝敗，你半腰插一槓子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薛丁山一笑：「二位將軍不要生氣，我乃奉旨而來。我標名掛號了，要問我是誰，請看上面。」薛丁山說完了，槍一指，兩個人朝彩山殿一看，這才明白：「啊，你是我薛大伯父之子叫薛丁山？」，「不才正是。」

「嚨，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一家人啦，這是太好的朋友了。」說著三個人以禮相見。

羅章有點不服氣，管你叫哥哥也好，叫兄弟也好，那是另外一碼事，武狀元能給你嗎？他跟秦英商議半天，秦英說：「這麼辦吧，我先在外頭等候，你願意比試就先交給你。」羅章點頭，二次上馬，衝著薛丁山一抱拳：「薛大哥，咱們哥兒倆沒處過，我這人是直性子，我的祖上是羅成，我父掃北王羅通，我叫羅章。今天奉旨下場比武爭奪二路元帥，既是薛大哥來了，我就陪著你走上三招兩趟，你看怎樣？」，「噢，你是羅賢弟，愚兄早有耳聞，今日得以相會，真是太好了。賢弟，咱們算不成交，這就算個見面禮吧，望賢弟多加指教。」二人說罷，雙槍並舉，二馬蹀翻，戰在一處。羅章抖動大槍上下翻飛，如銀蛇亂舞，把羅家槍的絕招全都用上了。薛丁山一見暗自叫好，老羅家槍法果然名不虛傳。他抖擻精神，舞動大槍，大戰羅章。二十幾個回合過去，薛丁山槍走下盤，直紮羅章的小腹。羅章撤回槍往外一架，上了當了，薛丁山把槍往回一抽，一轉個，槍走上盤，迎門三不過，紮羅章的腦門掛他的兩眼，這個快就甬提了。羅章把眼一閉：「我命休矣。」場中大伙無不驚駭，老程嚇得閉上了雙眼，就聽「喀嚓」一聲，眾人定眼再瞧，只見羅章的頭盔被挑落在地。原來丁山並無傷害羅章之意，只是顯示一下槍法而已。羅章倒也知趣，撥馬敗出梅花園。薛丁山用大槍挑起頭盔，喊了一聲：「賢弟，愚兄多有得罪了，千萬原諒。」，「哧——」把頭盔甩出圈外。羅章撿起頭盔，臉一紅：「薛大哥，您甬客氣了，小弟甘拜下風。」

第二個就是秦英。他見薛丁山贏羅章的一手，也暗自稱贊，但他自以為有一手絕招，薛丁山未必躲得過，便撥馬跳入圈子，二人接著打起來了。也就是十五六個回合，秦英已覺不敵，二馬一錯鎗，他扔出了秦家絕技撒手鎗，大喊一聲：「招！」熟銅鎗脫手而出。其實薛丁山早有防備，在路上程咬金給他講過，京裡頭有什麼大將，哪一門都有什麼特殊的武藝，薛丁山聽到耳裡，記到心上，知道老秦家撒手鎗是一絕，因此就格外地留神注意。一看鎗來了，用掌中神槍往外一搪。「啞啞啞啞」，熟銅鎗落地。薛丁山下馬把鎗撿起來遞給秦英：「賢弟，愚兄多有得罪，你的鎗還給你。」秦英的臉一紅：「薛大哥，高，武狀元讓給你了。」接鎗在手，回歸本隊。

薛丁山就這幾下，把整個武科場給鎮住了。連喊了數聲，無人下場。

程咬金一看，差不多了：「呔，你們都聽著，按規定，如果鎮住武科場，無人敢比試，他可就是武狀元了，有沒有下場的，有沒有？過了這個村可沒這個店了。」老程連喊數聲，無人答言。雲牌一響，這就算定局。

殿下傳旨，叫薛丁山趕奔彩山殿。薛丁山高興，來到殿前下了馬，擦了擦汗，正盔抖甲，來到彩山殿。幼主李治把牌拿過來，親自給薛丁山帽插紅花，十字披紅，當著滿朝文武的面，加封他龍虎狀元、十寶大將、二路元帥，讓他在長安城誇官三日，以示顯赫。

三天時間轉眼過去，殿下傳旨，光祿寺大擺筵宴，為薛丁山祝賀。接著金台拜帥，授予令旗令箭。點羅通為先鋒，程咬金為總監軍，十三家少國公隨營聽令，發大兵十五萬，擇日出發。薛丁山向老程要求：「程爺爺，我這次出兵，我娘不放心，我娘和我妹妹都想隨我出征。希望您給殿下提提要求。」老程一聽：「這算什麼，誰當娘的不疼兒子，你這情況特殊，既然你兩個娘要跟著，你妹子跟著，我就批准了，用不著請示殿下。」所以柳英春、樊金定、薛金蓮，全都隨軍出征。幼主李治把他們送出得勝門，千叮萬囑，然後領著文武百官回朝不提。

單表二路元帥薛丁山。祭旗之後傳出令箭，讓掃北王羅通趕緊起身開道。大隊人馬離開長安，浩浩蕩蕩，趕奔西涼進發。離了唐朝疆土，一到西涼地面，沙漠、高山，十分難走，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。薛丁山著急，問程咬金：「老爺爺，不知鎖陽離咱們現在還有多遠？」，「早呢，要照這麼走，一個月也到不了。」，「老爺爺，聽您說在您離開鎖陽的時候，城裡糧草已經不多，您再到了京裡，又耽誤了這麼長的時間，路上要再有這麼長的時間，鎖陽吃什麼？倘若咱們到了鎖陽，那兒也出了麻煩，後果可不堪設想啊。」

「嗯，孩兒啦，你說得有理，其實我比你心裡還著急，可惜咱人和馬都沒長翅膀，要能飛過去才好呢。這麼辦吧，要想快咱就抄近路，最好抄小道，能早到一天是一天。你說對嗎？」

「是啊，您看著辦吧，您是總監軍。」

「來人，通知先鋒官羅通，拋開大道繞小路而行。」傳令官領命，到前邊送信去了。

掃北王羅通一聽，讓自己繞小路而行，便馬上避開大道，走了山路。羅通對路也不熟，走著走著路走岔了，這叫搬磚砸腳面，翻巧弄成拙，欲速則不達。把羅通急的，找來嚮導問是什麼地方，嚮導官看了半天地圖：「回先鋒的話，據我所知，這屬於旱海的邊緣，有座山叫棋盤山，翻過這座山，大概就歸了正路了。」，「好，命令三軍翻越棋盤山。」，「喳，是。」馬步三軍來到棋盤山。羅通在馬上一看，這座大山，好像一個大鍋在那扣著一樣，方圓足有一百里，從哪條路走合適呢？他正往前走著，忽聽對面「咚！咚！咚」三聲炮響，緊跟著樹林裡放出數支響箭。這響箭不是射人的，用骨頭在上邊掏出眼來，安在箭桿上，往空中一射，像哨子一樣，在古代就拿這種東西做信號箭，只聽「吱兒、吱兒……」射起七支響箭，然後串鑼一響，山路兩旁擁出無數人馬，各拿刀槍棍棒、斧鉞鉤叉，前面有排刀手、盾牌手、長槍手，後邊還有騎兵，把道路整個給擋住了。掃北王一看不好，沒想到在這遇上敵人了，「吁——」趕緊把戰馬帶住，銀槍往空中一舉代替軍令，唐兵擺開了二龍出水陣。把陣勢擺好了，羅通一馬當先，來到兩軍陣前，抬頭往前一看，這才看清楚，對面人馬是不少，但不是正式軍隊，從服裝上看，穿的衣服什麼樣的都有，有長的，有短的，有黃的，有